11 月 8 日
小小力量，敞開的門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3:7-13

7「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神聖、真實的，拿著大衛的鑰匙，開了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：8我知道你的行為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沒有否認我的名。9那屬撒但會堂的，自稱是猶太人，其實不是猶太人，而是說謊話的，我要使他們來到你腳前下拜，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。10 因為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，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。11 我必快來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。12 得勝的，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，他必不再從那裏出去。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—從天上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，和我的新名，都寫在他上面。13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非拉鐵非教會與士每拿教會一樣，沒有受到主的責備。耶穌向他們自我介紹為「那神聖、真實的，拿著大衛的鑰匙」的一位。這語言取自《以賽亞書》第二十二章，原本描述掌管王室門戶的權柄。基督如今擁有真正的鑰匙：祂開了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就沒有人能開。對一群力量微小、可能遭受排斥的信徒而言，這是非常直接的安慰。

主說：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」這扇門首先指向基督以大衛的鑰匙所開啟的國度與上帝同在。非拉鐵非的信徒或許被拒於某些宗教與社會門戶之外，基督卻宣告：祂所開的，沒有人能關。人的排斥不能取消祂的接納；而教會的見證也從這份穩固的歸屬中展開。

主又說：「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沒有否認我的名。」這句話沒有責怪他們力量小。基督衡量教會時，資源多少並不是首要標準。祂看重的是怎樣使用有限的力量。非拉鐵非教會沒有巨大勢力，卻在壓力中守住主的道與主的名。這種忠心在《啟示錄》中就是得勝。

經文再次提到他們與地方猶太群體的衝突，語氣與寫給士每拿教會的信相似。閱讀時，仍要避免把第一世紀的具體爭議，延伸成對整個民族的敵意。信中的應許是，曾經排斥信徒的人，有一天會知道基督愛祂的教會。重點在於基督的公開承認。被人否定的群體，不需要靠仇恨證明自己；主自己會顯明誰屬於祂。

第 10 節說：「因為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，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。」這句話歷來被納入不同的末世時序。七封信直接的牧養重點仍是忠心與保守：非拉鐵非教會已經持守忍耐，主也知道怎樣在試煉中保守屬祂的人。

第 11 節說：「我必快來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。」再次，主的再來所生出的倫理是持守，躁動與猜測都偏離這個方向。非拉鐵非教會已經做得不錯，現在的呼召很樸素：不要鬆手。很多時候，信仰的成熟乃表現在漫長日子中不放棄已經知道是對的事，無須靠驚天動地的新事來證明自己。

基督給得勝者的應許十分豐富，祂要叫他在上帝的殿中作柱子，永不再出去。非拉鐵非所在區域曾受地震影響，人們可能需要離城避難；「永不再出去」

的應許因此帶著安穩的色彩。地上的城市會震動，上帝的居所卻不再搖動。曾經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的人，要成為殿中的柱子。

主還要把上帝的名、上帝城的名，就是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，以及基督的新名，都寫在得勝者身上。這些「名字」宣告了新的歸屬：城市可能拒絕你，群體可能把你逐出，基督卻把自己的名與上帝之城的名都寫在你身上。信徒最深的身分，從不由任何地上機構頒發。

非拉鐵非的信息有一種溫柔而堅定的力量。縱使力量微小，仍可忠心；縱使人的門關上，主所開的門依然敞開。教會容易追逐更多的資源、更高的能見度，以及更強的影響力，基督從不忽略稱讚一群守住祂話語的人；開門的權柄在祂手中。這也鼓勵教會成為替人開門的群體。若基督接納那些被排斥的人，教會便不應只保護自己的舒適圈；教會要在真理中給人進入、成長和服事的空間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因「力量太小」而認定自己無法服事？時間、金錢與能力也許有限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，我們是否把手上的一點力量忠心交給主？當人的門向我們關上，不必焦急撞門；因為基督拿着大衛的鑰匙，祂所開的國度與同在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被人拒絕，不等於被祂拒絕。

香港不少堂會在移民潮之後面對着會眾、同工與下一代流失的情況，留下的人容易覺得力量更小。給非拉鐵非教會的安慰很貼近這種處境：主沒有因教會變小而輕看不顧。小小力量若仍守住主的道，仍可以成為一扇門——服事長者，陪伴留下的家庭，也連結已移居海外的肢體。

主耶穌，祢拿着真正的鑰匙。求祢保守我們，不靠人的接納來定義自己。賜力量給我們持守已有的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等待中忍耐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9 日
富足幻覺與門外的主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3:14-22

14「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位阿們、誠信真實的見證者、神創造的根源這樣說：15 我知道你的行為，你也不冷也不熱；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。16 既然你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17 你說：我是富足的，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卻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瞎眼、赤身的。18 我勸你向我買從火中鍛鍊出來的金子，使你富足；又買白衣穿上，使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；又買眼藥抹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見。19 凡我所疼愛的，我就責備管教。所以，你要發熱心，也要悔改。20 看哪，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而開門的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，他與我一起吃飯。21 得勝的，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勝，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。22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老底嘉城是七城中的最後一站，也是最令人震動的一封信。這座城市富裕，以金融、羊毛紡織與醫療聞名，古代資料也常把附近地區與眼科藥物聯繫起來。城市在地震後有能力以自身財力重建，顯出強烈的自足感。耶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說：「你說：我是富足的，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卻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瞎眼、赤身的。」

主自稱為「阿們、誠信真實的見證者、神創造的根源」。老底嘉教會需要的第一件事是真實；這個教會的問題不只是行為差，更是自我認識完全失準。它看自己很成功，基督看見的卻是深度貧乏。屬靈危機最危險的階段，往往是人已經失去感覺，甚至把疾病當作健康。

「你也不冷也不熱」最直接描寫了令人厭棄、失去功用的狀態。有人聯想到附近希拉波立的熱泉與歌羅西的清涼水源；無論這是否約翰刻意的背景，經文的重點都很清楚：老底嘉自覺富足，實際上卻沒有成為主所喜悅的教會。忙碌與資源，並不能代替屬靈的功用。

基督用城市最熟悉的三種資源，反過來勸告他們：向祂買火煉的金子，好真正富足；買白衣穿上，好遮蓋赤身；買眼藥擦眼睛，好使能看見。這是一種帶諷刺意味的醫治語言。金融中心需要真正的財富，紡織城市需要真正的衣服，擅長醫療的地方需要真正的眼藥。人最自豪的地方，也可能最需要主的救治。

「向我買」當然不是用金錢購買恩典。這句話與先知傳統中邀請人白白領受上帝供應的語言相近。它要老底嘉承認自己缺乏，放下自足。屬靈更新的第一步往往很簡單，同時也很困難：承認「我需要」。只要人仍堅持自己一樣都不缺，就不會真正尋求醫治。

接著主說：「凡我所疼愛的，我就責備管教。所以，你要發熱心，也要悔改。」嚴厲的話由愛包圍。基督對老底嘉的揭露，是出於祂對這個教會仍未止息的愛，而不是為了帶來羞辱。被主責備有時反倒是恩典；真正危險的狀態，是人再也聽不進任何提醒。

著名的一句話：「看哪，我站在門外叩門」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。這句話的原初對象是教會。叩門者是歸來的家主，在召僕人警醒開門，也邀請

他們同席。令人不安的是，當聚會、制度與活動仍可照常運作，主卻被留在門外。然而，祂仍然叩門；這是警告，也是恩典。

在古代世界，「同坐」代表關係、接納與共享生命，也遙指羔羊的婚宴。耶穌召老底嘉恢復與祂的團契。信仰一旦失去這份相交，就很快只剩下自我運作；「悔改」，就是聽見家主的聲音時立即開門，回到祂的桌前。

最後，得勝者要與基督同坐寶座，如同基督得勝後與父同坐寶座。這是七封信中最高峰的應許之一。老底嘉自以為已擁有地上的富足與地位，主卻把真正的王權放在他們面前。道路從承認貧窮開始，終點卻是與基督一同坐席，同享國度。

思想：

我們容易在哪一方面說「我們一樣都不缺」？學識、經驗、資源、服事能力，甚至多年的信仰資歷，都可能築起自足的圍牆。今天求主指出我們一處真實的貧乏。想像主正站在門外叩門。我們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個房間仍向祂關閉？也許是金錢、時間、情緒、關係，或一個不肯鬆手的計畫。若有人帶來令人不舒服的提醒，先別反駁。安靜問主：其中是否有祢的叩門聲？

華人中產生活很容易把「自足」包裝成「成熟」：有房產、有學歷、有專業、有保險、有移民選項，似乎便可以掌握未來。這些安排有其價值，卻無法代替與基督同席。這封寫給老底嘉的信提醒我們，自己擁有的資源越多，越需要誠實承認自己的貧乏。

主耶穌，感謝祢仍然叩門。求祢醫治我們的自欺，賜下真實的眼光。我們渴望與祢同席；外表的富足，不能代替相交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10 日
寶座仍在中央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4:1-11

1 這些事以後，我觀看，看見天上有一道門開著。我頭一次聽見的那好像
吹號的聲音對我說：「你上這裏來，我要把此後必須發生的事指示你。」2我立
刻被聖靈感動，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寶座上。3那坐著的，看
來好像碧玉和紅寶石；又有彩虹圍著寶座，光彩好像綠寶石。4寶座的周圍又有
二十四個座位，上面坐著二十四位長老，身穿白衣，頭上戴著金冠冕。5有閃電、
聲音、雷轟從寶座中發出。在寶座前點著七支火炬，就是神的七靈。6寶座前有
一個如同水晶的玻璃海。寶座的周圍，四邊有四個活物，遍體前後都長滿了眼
睛。7第一個活物像獅子，第二個像牛犢，第三個的臉像人臉，第四個像飛鷹。
8四個活物各有六個翅膀，遍體內外都長滿了眼睛。他們晝夜不住地說：「聖哉！
聖哉！聖哉！主—全能的神；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！」
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、尊貴、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、活到永永遠遠者的
時候，10 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一位，又把他
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，說：11「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你配得榮耀、尊貴、權
柄，因為你創造了萬物，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存在。」

七封信之後，異象忽然向天上打開。約翰看見一扇敞開的門，聽見像號角的聲音，隨即「被聖靈感動」，被帶到寶座前。第四章要改變讀者觀看世界的角度。當地上的七城各有權力、宣傳與壓力，天上的異象先讓教會看見：中央有一個寶座，有一位坐在寶座上。

「寶座」是本章最重要的詞彙之一，而在整卷《啟示錄》中更反覆出現。當時的羅馬世界充滿王權象徵，皇帝被尊為世界秩序的中心；約翰卻以天上的寶座重新安排政治想像。真正的中心不在羅馬。上帝的主權先於所有地上政權，也高於它們。這也要求教會正視政治現實；只是若沒有先看見天上的寶座，地上的聲勢便很容易令人陷入害怕或迷惑之中。

約翰沒有直接描繪上帝的形貌，只以寶石般的光彩、彩虹和環繞的榮耀來表達。這種節制承接了舊約對上帝超越性的敬畏；上帝可以被認識，卻不能被人掌握。此外，「彩虹」令人想起挪亞之約；在審判意象尚未大量展開以前，寶座周圍已有盟約與信實的記號。

寶座周圍有二十四位長老。關於他們的身分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；然而，經文更清楚呈現的是他們在異象中的角色：穿白衣，戴冠冕，俯伏敬拜，並把冠冕放在上帝面前。身分細節可以保留謙卑，敬拜的動作卻十分清楚。

冠冕被放在寶座前，這是很有力量的政治神學。長老確實擁有尊榮，卻知道這份尊榮從何而來。所有被造的權柄，在創造主面前都只能是受託者。人一旦把自己的冠冕抓緊，便容易把恩賜變成所有權，把職分變成身分崇拜。天上的敬拜卻反覆做一件事：把榮耀歸還給源頭。

四個活物帶著《以西結書》與《以賽亞書》中的「神顯現」意象。獅、牛、人、鷹般的形象，有人把它們理解為受造界的代表。它們遍體長滿眼睛，晝夜不停地稱頌：「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主—全能的神；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！」

敬拜首先宣告上帝是誰。當世界用無數聲音告訴人「甚麼最重要」，敬拜讓我們重新校正價值次序。

本章另一個核心是「創造」。長老稱頌上帝配得榮耀、尊貴、權柄，因為祂創造了萬物，萬物因祂的旨意而存在。《啟示錄》的神學，深深以創造主為中心。若上帝是創造主，世界就不屬於帝國、企業、強人或市場；受造界也不是可以任意掠奪的資源。創造信仰本身就帶有對偶像權力的批判。

寶座前，有一個像水晶般的玻璃海。古代與舊約傳統中，海常帶著混沌與威脅的聯想；在上帝面前，海卻平靜如玻璃。後來獸要從海中上來，但本章先讓讀者知道，海已在寶座前。邪惡尚未消失，卻從來沒有與上帝形成勢均力敵的二元對抗。

天上敬拜的場景常出現在全卷書的重要轉折處，如同一段神學評論，幫助讀者理解接下來的事件。在印、號、碗帶來震動之前，先有敬拜。這個次序很重要。教會若只讀災難，很容易恐慌；約翰先把人安置在寶座前。審判與歷史衝突，都要在「上帝仍掌權」的框架中閱讀。

思想：

今天，有哪些事情坐上了我們心中的「寶座」？難題、工作、某個人或政治事件，都可能大得遮住了上帝。第四章邀請我們抬頭，重新看清它的位置。我們也可學習長老，把自己的「冠冕」放下。最近，是否有一項成就、身分或能力被抓得太緊？為它向上帝感恩，就是承認它不屬於自己；這樣，我們便能鬆開手，把它當作上帝的託付來持守。焦慮湧來時，先以一句敬拜截住最壞的想像：「主啊，祢仍在寶座上。」

我們也要當心，別讓新聞成為另一個寶座。政策變動、戰爭、選舉、經濟下行、樓市、移民等種種消息，都可以整日佔據我們的心思。關心公共世界是我們的責任，然而若把盼望完全綁在某一個結果上，我們的心便失去自由。敬拜把我們帶回更深的現實，我們可以關心，可以參與，可以哀哭，同時也可以拒絕把任何政治結果當作救主。

聖哉、聖哉、聖哉，全能的主！世界彷彿失控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，寶座沒有空着；我們自以為重要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，一切都從祢而來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11 日

獅子原來是被殺的羔羊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5:1-14

1 我看見坐在寶座那位的右手中有書卷，正反面都寫著字，用七個印密封著。2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告說：「有誰配展開那書卷，揭開那七個印呢？」3 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沒有人能展開、能閱覽那書卷。4 因為沒有人配展開、閱覽那書卷，我就大哭。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：「不要哭。看哪，猶大支派中的獅子，大衛的根，他已得勝，能展開那書卷，揭開那七個印。」

6 我又看見寶座和四個活物，以及長老之中有羔羊站著，像是被殺的，有七個角七隻眼睛，就是神的七靈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7 這羔羊前來，從坐在寶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書卷。8 他一拿了書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；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。9 他們唱新歌，說：「你配拿書卷，配揭開它的七印；因為你曾被殺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國中買了人來，使他們歸於神，10 又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，歸於我們的神；他們將在地上執掌王權。」11 我又觀看，我聽見寶座和活物及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；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，12 大聲說：「被殺的羔羊配得權能、豐富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貴、榮耀、頌讚。」13 我又聽見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說：「願頌讚、尊貴、榮耀、權勢，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遠遠！」14 四活物就說：「阿們！」眾長老也俯伏敬拜。

第五章延續天上的寶座異象。約翰看見坐寶座者右手拿著書卷，內外都寫著字，用七個印封嚴。古代書卷若被封印，除了意味著內容尚未公開，也象徵著權柄與合法性。這卷書在《啟示錄》中承載著上帝對歷史的旨意。然而，實際的問題是：誰「配」展開它？單憑力量最大，並不足以取得這份資格。因為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都找不到合資格者，約翰就大哭了。

這哭聲很有份量。若沒有一位配得展開書卷，歷史的苦難似乎就永遠沒有答案，殉道者的血無法得著伸冤，邪惡也沒有終局。這時，一位長老安慰約翰，說：「不要哭。看哪，猶大支派中的獅子，大衛的根，他已得勝」；「獅子」與「大衛的根」喚起人對彌賽亞王權與勝利的期待，讀者也準備看見一位強大的征服者。

然而約翰「看見」的，竟是一隻像被殺過的羔羊。這是全卷書最重要的轉折之一：他聽見獅子，卻看見羔羊。彌賽亞確實得勝，但祂的得勝方式乃是由十字架定義。大衛的王權在基督身上，以犧牲、忠信與復活得到完成。

羔羊雖「像被殺過」，卻站立著。傷痕沒有被抹去，死亡卻已被穿越。基督復活後，仍以被殺者的身分被認出。十字架沒有成為升高後需要忘掉的羞辱，反而成為祂王權的永恆記號。這也提醒教會，天上的榮耀不會把地上的忠信苦難宣告為徒然。

羔羊有七角七眼。「角」象徵能力，「七」帶著完全的意味；「七眼」被解釋為上帝的「七靈」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這是一個奇異卻充滿神學力量的形象：被殺的羔羊同時擁有完全的能力與完全的洞察。祂的能力在捨己中顯出真正的權柄，遠超人以強硬來否定脆弱的想像。

當羔羊從坐寶座者的手中接過書卷，天上的敬拜立刻擴大。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都俯伏敬拜，唱著「新歌」，宣告羔羊配得，因為祂曾被殺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於上帝，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。救贖具有普世的幅度；羔羊建立的群體跨越族群與語言，也承接了第一章「國度與祭司」的身分。

這段敬拜在羅馬帝國的處境下，帶有鮮明的對照。帝國用征服建立秩序，皇帝透過軍事與政治權力得到稱頌；羔羊則因被殺而被宣告配得。第四至五章的敬拜把榮耀先歸給創造主，然後擴展到羔羊，形成對地上皇帝崇拜的根本挑戰。誰真正配得全地敬拜？答案指向為人捨命的羔羊；而掌握暴力的人並沒有因此取得配受敬拜的資格。

敬拜的圓圈不斷擴大，從活物、長老，到千千萬萬的天使，最後連在天地間和海中一切受造物，都向坐寶座者和羔羊頌讚。第五章為全卷書的終局提供一幅預演。現在世界仍有抵抗與偶像，但創造最終要歸向真正的敬拜。

教會因此得到一個關於「如何得勝」的標準。後來第十二章說，聖徒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勝過龍，甚至不愛惜性命。基督徒的見證沿著羔羊道路展開。這並不排斥公共責任或對不義說真話，卻拒絕用邪惡的方式追求上帝的目的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約翰沒有看見羔羊把傷口藏起來。祂站立，卻仍「像是被殺過」。在上帝的國度中，傷痕可以被救贖，卻不必被否認。受過傷的人不需要假裝甚麼都沒有發生；復活的盼望能把傷痕帶進新的意義中。

思想：

我們期待的「得勝」是甚麼？如果只想到壓倒對手、證明自己、掌握局面，我們便仍在借用帝國的語言。再看羔羊；祂的傷痕，也是祂的榮耀。我們是否願意以忠信、忍耐與捨己處理衝突？這條路並不軟弱；羔羊有七角，祂的能力在十字架上顯明。試着把對未來的焦慮放到書卷前。我們雖不知道每一頁如何展開，但深知書卷在羔羊手中。

在政治爭議、教會衝突與網絡論戰中，華人信徒也許會把「贏」理解為壓倒對方、證明自己正確，甚至使另一方失去聲音。然而，第五章把羔羊放在中心——基督的得勝帶着傷痕、忠信與捨己，跟隨祂的人也要學習用這種力量去說話與行動。

主耶穌，祢配得。求祢重寫我們對成功的理解，保守我們不靠傷害別人來證明自己。願我們的言語與選擇，都帶着羔羊的樣式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12 日

當世界震動，誰能站立？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6:1-17

1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個印中第一個印的時候，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，聲音如雷，說：「你來！」2我就觀看，看見一匹白馬，騎在馬上的拿著弓，並有冠冕賜給他。他出來征服，勝而又勝。

3 羔羊揭開第二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：「你來！」4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，是紅色的；有權柄賜給了那騎馬的，要從地上奪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殺；他又接受了一把大刀。

5 羔羊揭開第三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：「你來！」我就觀看，看見一匹黑馬；騎在馬上的，手裏拿著天平。6我聽見在四個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：「一個銀幣買一升麥子，一個銀幣買三升大麥；油和酒不可糟蹋。」

7 羔羊揭開第四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：「你來！」8 我就觀看，看見一匹灰色馬；騎在馬上的，名字叫作「死」，陰間也隨著他；有權柄賜給他們，可以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、野獸，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

9 羔羊揭開第五個印的時候，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曾為神的道，並為作見證而被殺的人的靈魂，10 大聲喊著說：「神聖真實的主宰啊，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為我們所流的血伸冤，要到幾時呢？」11 於是有白袍賜給他們各人；又有話吩咐他們還要歇息片刻，等到與他們同作僕人的，和他們的弟兄，像他們一樣被殺的人的數目湊足的時候。

12 羔羊揭開第六個印的時候，我看見地大震動，太陽變黑像粗麻布，整個月亮變紅像血，13 天上的星辰墜落在地上，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。14 天就裂開，好像書卷被捲起來；山嶺海島都被移動離開原位。15 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將軍、富戶、壯士，和一切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裏，16 向山和巖石說：「倒在我們身上吧！把我們藏起來，躲避坐寶座者的臉面和羔羊的憤怒；17 因為他們遭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誰能站得住呢？」

羔羊開始揭開書卷的印。前四個印出現著名的四騎士：白、紅、黑、灰馬，這四匹馬依次奔出。歷史上，人們常把它們直接對應某些現代戰爭、政權或人物；然而，文本本身更像是把反覆出現在人類歷史中的征服、戰爭、饑荒與死亡，濃縮成四幅圖畫。它們揭露了一個受罪惡與暴力所支配的世界，不能被縮成新聞密碼。

第一匹白馬的解釋最具爭議。有人把騎士理解為基督或福音，也有人按四騎士整體的負面序列，理解為征服與帝國擴張。若從後三騎士明確帶來戰爭、饑荒與死亡的結構看，把第一騎士視為征服的力量則較為自然。「弓」與「冠冕」描繪擴張的權力，它「勝了又要勝」。這種勝利語言也刻意與羔羊的得勝形成對照：世界的征服造成死亡，羔羊的得勝則從被殺中帶來生命。

第二匹紅馬奪去地上的和平，使人彼此相殺。約翰沒有把帝國所宣稱的和平浪漫化。羅馬常以「羅馬和平」自我讚頌，但和平若建立在征服與威嚇之上，其深處則仍埋藏著暴力。

第三匹黑馬帶來糧價暴漲，一天的工資只夠買極少的基本糧食，而油和酒似乎仍被保留。這幅圖像也可能暗示著危機中的經濟不平等：窮人為基本食物掙扎，某些較高價的商品仍然存在。

第四匹灰馬的騎士名叫「死」，陰間跟隨他。「刀劍、饑荒、瘟疫、野獸」，帶出舊約的審判語言。四騎士共同說明，罪惡世界的秩序會產生死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的權柄仍是被「賜給」的，而且範圍是有限的。啟示錄沒有把邪惡描繪成與上帝同等的力量；即使歷史上出現可怕的災難，寶座仍然存在。

第五個印把鏡頭從地上的災難轉到祭壇下面。殉道者因上帝的道和所作的見證而被殺，他們呼喊：「要到幾時呢？」這是聖經中非常誠實的禱告。信仰沒有要求受害者假裝痛苦不重要，也沒有禁止人向上帝追問公義何時來到。詩篇和先知書都保存這類呼喊。真實的信心，有時會把「要到幾時」的呼喊帶到上帝面前，而無須把自己壓成安靜無聲。

殉道者各人得到白袍，並被告知還要歇息片刻，直到同作僕人的數目湊足為止。上帝先給予他們身分與安慰，歷史則仍要再走一段。「白袍」正是他們在上帝面前被認可的宣告。人間法庭也許判他們有罪，天上卻已經為他們平反。儘管等待仍然存在，但這等待已不再是沒有意義的空白。

第六個印揭開時，出現了宇宙性的震動：地震、日月變色、星辰墜落、天空挪移、山嶺海島震動。這些圖像大量承接了舊約「耶和華的日子」的先知語言，用整個宇宙的顫動來表達上帝審判的徹底性。讀者若把每個符號都強行轉成現代天文事件，便容易錯過它的修辭力量：當創造主臨到，所有人以為牢不可破的秩序都站不住。

無論是君王、將領、富戶，還是奴隸、自由人，每個階層都躲避寶座與羔羊的憤怒。這裏出現一個震撼的反轉：「羔羊的憤怒」。那位被殺的羔羊也是審判者，祂的溫柔不等於對邪惡冷漠。正因祂為受害者流血，祂也要對摧毀生命的權勢說最後的「不」。愛若對邪惡永遠沒有審判，就無法真正保護受害者。

本章以一個問題結束：「因為他們遭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誰能站得住呢？」答案沒有立刻揭曉，因為第七章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。這是《啟示錄》常用的敘事方式：先讓危機達到高峰，再插入一幅保守與盼望的異象。讀者被邀請帶著問題進入下一章。

思想：

面對戰爭、經濟不安、疾病或死亡消息，我們是否只剩恐懼？第六章直面世界的破碎，並宣告這些力量都有界線，終要面對上帝。我們可以學習殉道者的禱告；面對長久不公，無須假裝已完全放下，而是可以呼喊：「主啊，要到幾時呢？」然後把審判權交回祂手中。面對苦難，不必急着替上帝解釋一切。先為一個具體受苦的人留下名字與時間。盼望穿過眼淚，仍向上帝呼求；真正的盼望不催促人跳過悲傷。

中國、香港與海外華人都熟悉不確定感：經濟壓力、家庭分隔、移民適應，乃至戰爭消息與地緣緊張，無不滲入飯桌和睡眠。第六章容許我們問「要到幾時」，並把恐懼帶到那位終必施行公義的上帝面前。信仰足以承載真實的焦慮，並能在震動中守住盼望。

主啊，世界震動時，求祢保守我們，不把盼望交給短暫的權勢。求祢記念受苦的人，伸張公義；求祢以那白袍般的安慰，扶住等候的人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13 日

額上的印記與被擦去的眼淚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7:1-17

1 此後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執掌地上四方的風，使風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各種樹上。2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，拿著永生神的印。他向那得到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，3說：「你們不可傷害地、海和樹林，等我們在我們神眾僕人的額上蓋了印。」4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；5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；呂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迦得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6亞設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瑪拿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7西緬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利未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以薩迦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8西布倫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約瑟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。

9 此後，我觀看，看見有許多人，沒有人能計算，是從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來的，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樹枝，10 大聲喊著說：「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，也歸於羔羊！」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，以及四個活物的周圍，俯伏在寶座前，敬拜神，12 說：「阿們！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能、力量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」

13 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：「這些穿白衣的是誰？是從哪裏來的？」14 我對他說：「我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」他向我說：「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。15 所以，他們在神寶座前，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；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。16 他們不再飢，不再渴；太陽必不傷害他們，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，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，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；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」

第六章以「誰能站得住呢」結束，第七章立即回答。四位天使暫時攔住地上的風，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，帶著永生上帝的印，要先在上帝僕人的額上蓋印。這個「印」象徵歸屬與保護，與後來獸的印記形成對照。《啟示錄》的衝突常圍繞「誰的名字寫在你身上」：人究竟屬於上帝與羔羊，還是屬於獸的秩序。

被蓋印的數目是十四萬四千，由十二個一萬二千組成，帶著上帝子民完整性的象徵意味。有人按字面理解為末世以色列餘民，也有人視為整個上帝子民的象徵。無論採取哪一種理解，經文的安慰都在這裏：上帝知道屬祂的人，一個也沒有遺漏。

接著，約翰「觀看」，看見沒有人能計算的大群人，來自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。第五章「聽見獅子、看見羔羊」的敘事手法，能幫助我們理解第七章也可能存在相似的關係：約翰聽見十四萬四千的數目，然後看見跨越萬族的大群人。若這兩幅圖像彼此詮釋，那麼被數點的上帝子民，在視覺上所呈現的，便是無法數算的普世群體。

這群人身穿白袍，手拿棕樹枝，站在寶座與羔羊面前，大聲把救恩歸給上帝和羔羊。在地上看來，聖徒可能被追趕、被排斥；從天上的角度看，他們卻被放在真正的權力中心。這也是《啟示錄》一再做的工作：改變讀者觀看自己

的方式。教會若只看地上的地位，便容易覺得自己弱小；若從寶座看，忠心者已經屬於最終敬拜的群體。

一位長老問約翰這些穿白衣的是誰，然後自己回答：他們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。這是一個刻意的悖論——血通常把衣服染紅，羔羊的血卻將其洗白。象徵語言的目的是為了表達救贖與潔淨的真義：他們的身分並不是建基於自己的無瑕，而是羔羊的犧牲。

「大患難」一詞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：有人認為是專指末世的某一時期，也有人看作是教會在整個見證歷程中所經歷的苦難。這段經文先給受苦者一個更直接的安慰：患難並沒有把上帝的子民與祂隔絕；他們最後站在上帝寶座前。他們晝夜在殿中事奉上帝；上帝要用帳幕覆庇他們。他們不再飢，不再渴；太陽和炎熱也不再傷害他們。這些應許與舊約中的曠野、出埃及和先知盼望相連。地上的種種匱乏，都從天上的供應得到回答。對可能因信仰而失去經濟保障的讀者而言，這些話語顯得尤其有重量。

最美的一句是：「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，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；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」羔羊成為牧者，這形成一個意味深長的反轉。羔羊本來是被牧養的形象，如今卻成為牧者。祂能帶領受苦者，正因祂自己曾走過被殺的道路。

「擦去眼淚」不是叫人今天停止哭泣。上帝的終末安慰，是承認眼淚曾經真實存在，並由親自處理。直到第二十一章，這個應許會再次出現。基督教的盼望，是相信上帝會親自終結痛苦的權勢，並保存每一滴曾經為忠心、失喪與不義所流下的眼淚；痛苦從未被解釋成無所謂。

思想：

我們最深的身分記號是甚麼？工作職稱、家庭角色、護照與學歷都很真實；但更深的歸屬，乃是上帝的名在我們身上。若我們正在流淚，不必匆忙擦乾；請回想那幕終局的圖畫：上帝親手擦去眼淚。今天尚未完成，但方向已經確定。若有人在我們面前流淚，先別急着給予答案；請用陪伴、聆聽與供應，預嚐上帝擦淚的溫柔。若流淚的是我們，也容許自己被牧養；堅強，從來不是信心的證明。

對移居海外的香港與中國信徒而言，護照、居留身分、語言口音與政治記憶都很真實，且容易成為彼此判斷的記號。有人因獲得新身分而感到安全，也有人因失去熟悉的城市、工作與關係而長久哀傷。額上的印提醒我們，那份最深的歸屬該先於護照，且比任何地域身分都更為長久。

羔羊也是牧者。主耶穌，求祢領我們到生命水旁。疲倦時，賜予下一步的力量；看不見位置時，給予提醒：我們是屬於那無人能數的群體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14 日
沉默、香壇與警號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8:1-9:21

8:1 羔羊揭開第七個印的時候，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。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枝號賜給他們。

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，站在祭壇旁邊；有許多香賜給他，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。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5 天使拿著香爐，盛滿了壇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；就有雷轟、響聲、閃電、地震。

6 拿著七枝號筒的七位天使預備好要吹號。

7 第一位天使吹號，就有冰雹和火攙著血扔在地上；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掉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燒掉了。

8 第二位天使吹號，就有像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；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，9 海中有生命的被造之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隻也毀壞了三分之一。

10 第三位天使吹號，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墜下來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。11 這星名叫「苦艾」；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苦艾，許多人因水變苦而死了。

12 第四位天使吹號，太陽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變黑了，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，黑夜也是這樣。

13 我觀看，聽見一隻在空中飛的鷹大聲說：「禍哉！禍哉！禍哉！地上的居民哪，其餘的三位天使快要吹號了！」

9:1 第五位天使吹號，我就看見一顆星從天上墜落到地上；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。2 它開了無底坑，就有煙從坑裏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爐的煙；太陽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。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，飛到地上，有權柄賜給牠們，好像地上的蠍子有權柄一樣。4 牠們奉命不可傷害地上的草、各樣綠色植物和各種樹木，惟獨可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；5 但是不許蝗蟲害死他們，只可使他們受痛苦五個月；這痛苦就像人被蠍子螫了的痛苦一樣。6 在那些日子，人求死，卻死不了；想死，死卻避開他們。

7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上陣的戰馬一樣，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，8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，牙齒像獅子的牙齒；9 牠們胸前有甲，好像鐵甲；又有翅膀的響聲，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。10 牠們有尾巴像蠍子，長著毒刺，尾巴上的毒刺有能力傷害人五個月。11 牠們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，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，希臘話名叫亞玻倫。

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；看哪，還有兩樣災禍要來。

13 第六位天使吹號，我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發出來，14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，說：「把那捆綁在幼發拉底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。」15 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；他們原是預備好，在特定的年、月、日、時，要殺人類的三分之一。16 騎兵有二億；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。17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：騎馬的穿著火紅、紫瑪瑙及硫磺色的胸甲；馬的頭好像獅子的頭，有火、有煙、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噴出來。18 從馬的口中所噴出來的火、煙和硫

磺這三樣災害殺了人類的三分之一。19 馬的能力在於牠們的口和尾巴；牠們的尾巴像蛇，有頭，用頭來傷害人。

20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難所殺的人仍舊不為自己手所做的悔改，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聽、不能走，用金、銀、銅、木、石所造的偶像。21 他們也不為自己所犯的那些兇殺、邪術、淫亂、偷竊的事悔改。

第七個印揭開時，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。前幾章滿是雷聲、讚美和呼喊，此時突然的沉默反而更有力量。這令人想起上帝臨到審判前的肅靜，也像全宇宙屏息等待。審判不是供人興奮觀看的奇觀；面對罪與死亡，聖潔首先喚起的是敬畏。

七位天使得到七枝號。號聲在聖經傳統中可用於召集、戰爭、神的顯現和警告。吹號之前，另有一位天使站在香壇旁，把眾聖徒的禱告與香一同獻在上帝面前。接著，壇上的火被倒在地上，引出雷轟、閃電與地震。這個次序極具牧養意義：地上的禱告並沒有消失在空氣中，它進入了天上的敬拜，並與上帝對世界的公義行動相聯。

前四枝號帶來地、海、江河與天體受損，並反覆出現「三分之一」。與七碗的全面性相比，號災仍具有局部、有限的特徵。它們像警報，宣告受造界正在承受罪惡秩序的後果，同時也給人悔改的間。這些圖像大量借用了出埃及災禍、先知審判與耶和華日子的語言，讀者首先應在聖經的象徵世界中理解它們。

第一枝號有冰雹與火；第二枝號像燃燒的大山落入海中；第三枝號有名叫「苦艾」的星墜落，使水變苦；第四枝號使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昏暗。若把每一個畫面直接轉成現代武器或環境事件，很容易把經文縮小。約翰的圖像更廣：當人類與創造主對立，整個受造秩序都被牽連；沒有一個帝國能永遠把環境、經濟與生命，當作取之不盡的資源。

接著，空中的飛鷹宣告了三個「禍哉」，預報後三枝號的焦點將更直接落在人身上。第五枝號描寫深淵打開了，有煙遮蔽天空，有蝗蟲般的怪物出現。牠們混合戰馬、蠍子、人的臉、女人的頭髮、獅子的牙等形象，形成令人不安的怪獸圖像。這是啟示文學的特性——用象徵把邪惡的可怕與扭曲具體化。然而，牠們受制於界線：不僅不能傷害有上帝印記的人，折磨的時間也是有限的。

深淵之王名叫亞巴頓或亞玻倫，意思與毀滅相關。邪惡的真正性格在名稱中被揭開：它所帶來的終點是毀滅。這與羔羊的道路形成強烈對比。獸的權勢也許耀眼、可畏，最終卻消耗、吞吃、毀壞生命。

第六枝號釋放了在幼發拉底河附近的力量，因而出現龐大騎兵與死亡意象。對羅馬世界的讀者而言，幼發拉底河也許會喚起帝國東部邊界與帕提亞威脅的聯想。約翰把當代的恐懼納入更宏大的末世圖景中，藉此指出人所倚靠的安全秩序，其實十分脆弱。

第九章最後令人震驚之處，不只是災難本身，而是其餘的人仍不悔改。經文列出他們手所做的偶像，以及兇殺、邪術、淫亂和偷竊的事。號災具有警告功能，可是人仍抓住偶像。這揭露了罪的深度：苦難本身不會自動令人悔改。若人的心不轉向上帝，人在危機中可以反倒更緊抓自己的偶像。

因此，第八至九章以警號喚醒讀者；滿足對災難的好奇遠非其焦點。審判尚有限制，禱告仍在上帝面前，悔改的機會也仍然存在。讀者真正需要問的是：「號聲若在今天響起，我有甚麼需要悔改？」至於「這一號是否已經發生」，實不宜成為唯一的焦點。

思想：

禱告若良久未見結果，我們是否便覺得無用？香壇的異象提醒我們：忠心的祈禱已達到上帝面前。時間與方式屬祂，沒有一句呼求會失落。在危機來臨時，我們會更靠近上帝，還是更抓緊控制、金錢、怒氣或其他偶像？警號仍在響，正是因為終局尚未來到。上帝對我們的禱告彷彿沉默時，請別急着判定禱告沒有被聽見。把長久的祈求再次放到香壇前吧！若已知道自己該悔改甚麼，今天就回轉吧！不要把拖延養成習慣。

有些華人教會長期為城市、國家、家人與教會的前途祈禱，答案卻似乎遲遲未到。然而，第八章把這些無人看見的祈禱，放在天上的香壇前。祈禱同時也在塑造我們的公共見證，攔阻我們被憤怒吞沒，教我們在等待中仍為掌權者、受苦者與彼此不同的人守望。

主啊，求祢賜給我們敬畏的心。世界喧鬧時，教我們冷靜；警號響起時，催促我們悔改；禱告久候回應時，提醒我們：香已升到祢的面前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